

昨非庵日纂

明鄭瑄著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昨非菴日纂卷之九

惜福

殿上刻耕夫一著坐餐念夏畦幾番揮汗屏中繪織女寸練尺帛思寒窗無數拋梭昔人示儉有草戒侈有銘無非為此身留餘地勿謂布被皆詐也纂惜福第九
宋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寧忍一夕之饑不可啟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節省二十八千
吾不堪也遂不受獻

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地青草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之示儉草蓋欲使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宋虞愿為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鬻婦之資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王旦晚年官尊每家人賀壽立止之因語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賜祿見

明
鄭瑄輯

家人置於庭。瞑目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就庫易之，不敢令公見。

乖崖為令，嘗坐城門外，見有負菜歸者，問：安得此？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達，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齊虞玩之為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斷處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時，買此已三十年矣。帝賜新屐，不受，曰：遺簪敝席，不忍棄也。

宋廢帝賜沈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乘犢鼻，無幃車。履行田園，無人從行。遇者不知為三公，嘗曰：我每行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乘此車安之乎？并所賜几杖，固讓不受。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用不盡者，以竹筒貯待客，嘗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惜福延壽之道。

石崇儉擬王者，庖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紋綉金翠，而絲竹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對，斬於市。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蔥薑皆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

李德裕每一杯羹，約費錢三萬。集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滓，侈伏如此。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來？

漢明帝馬后既正位，愈自謙肅，常衣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謁望，見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口腹何常之有？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瓤為心，使拆裂方食。及為冉閔所篡，幽廢，思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貴家子炊食，必用煉炭，不爾便嫌烟氣。及亂離市脫，粟飯之不啻八珍。豈口腹前貴而後賤哉？彼揀擇精好，皆驕奢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粱子弟，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正自不少。北方嬰兒卧土炕，噉麥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彊壯自如。若乞丐之子，生即受凍忍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處富貴，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隨遇而安。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

巴東僧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銀

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取碗擲於江弟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寧能謹飭乎棄之不使汝增罪也

東坡硯銘或謂居士吾往端溪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

荆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饑人忌他食惟煎米飲之可稍通腸胃

宋王允良旦寢暮興燃燈治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為疾余以為此驕癖非疾也每見紉袴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鷄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不祥莫大焉

溟滓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祖稅富商大賈解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朴而囊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紉袴子厭常味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荆布不足貴家姬恥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廈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而山

中之樵手足皸於冰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背肩嗟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溟滓子惻然欲請於帝而均之夫均之上帝之力能矣能而不均必有說乎然溟滓子不忍見也

呂蒙正為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為賢於李衛公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搗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邪乃作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余題其廬曰安蔬

陶侃為荊州刺史見人持一把米熟極侃問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既不力田復戲賊人極孰而鞭之

唐乾符初有豪士錦衣玉食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煙氣難餐及被寇財產標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竄餓伏山草中賊退買脫粟飯以土杯同食美於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為豪士慚無以對

宋張九成初年貧寒衣食不備有送襲衣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雪峰巖頭欽山至吳山下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志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為哉入山果無名衲

東坡投荒時答程大侔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余擁山居公所無者盡有之不省何德享此惟日拈瓣香向古佛懺罪耳

溟滓子布衣時無負郭田一畝僦屋而居今猶故也一日謂婦曰某官拙如此若輩應餓死矣婦笑曰君為布衣不餓死今有俸安得餓或得數金置春衫買筍魚進太夫人揚揚稱富則又笑謂婦曰子無輕視數金吾昔以教授自給即數金坐冷氈終歲今揚揚坐公府而旦暮得之於某足矣

永寧公主嘗衣鋪翠襦宋主謂曰自今勿為此飾公主笑曰所費幾何宋主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

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灑掃待之。孝既至。不白名。長不肯納。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衆。有其徒御史謁先生於家。留之饌。唯蔥湯麥飯而已。因口昇一詩云。蔥湯麥飯丹田煖。麥飯蔥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噫。意深矣。

儉與慳原是二種。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百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若夫急於聚斂。廣田宅。遺子孫。至應酬交際。草惡酸醬。此真貪而鄙耳。夫儉不奪人。以奪為儉得乎。

王旦居家有貨玉帶者。弟謂佳甚。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宋王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往謁。沂公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客。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盒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紙。

宋太祖見蜀王孟昶寶裝溺器即碎之曰汝以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所為如此不亡何待

唐肅宗為太子嘗侍膳有羊膾臠上顧太子使割肅宗既割餘污漫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惜

范文正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得厚祿欲養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逝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室為

盧懷慎儉約嘗留客諭內人曰爛蒸去毛勿拘折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鉢而已

盧遜父億性儉素告老歸洛棋酒自放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

前輩語曰忽聞貧者乞聲衣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懽未許暫停杯此聞丐作也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矣一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託生為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乎寇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有詩

云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字愷切。引而伸之。凡可約己施貧。當無不至矣。

石介為舉子時。讀易南都。王濟聞其窮。因餉客授以盤飧。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虞氏起高樓臨大道。日夕宴博於上。博勝掩口而笑。適三客過樓下。飛鳶啣腐鼠墮中。客舉面值其笑。二客志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為辱我。乃聚眾滅其家。荆川公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報不出門。衣亦輒污。後雖貴。未嘗製一紵衣也。居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小舟。盤膝以坐。見者不知為公。往往凌侮。家中卧處一板門。冬則置草為溫。有懷翁見之。淚下。買一牀與之。公始睡牀。仍無厚褥。嘗病羸。借軟褥於親識。愈即還之。

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腸。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

王璉為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范仲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幃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

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元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木棉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敢頃刻忘之。

寇準為樞密學士。賜帛甚多。公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有今日哉。公聞慟哭。盡散金帛。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止一青幃。二十餘年。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傷。靳者愧焉。杜衍食惟一麪。或言太儉。公曰。衍本措大。名位福祿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人為美談。

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飲甘饜濃。踏繡鋪錦。狼籍之餘。猶足嘔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枵腹攢眉。兒嬴女顰。終歲如馬牛。而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肢。鵝衣菜色。為道邊殍者。在在有之。彼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財止此數。富

貴既於我獨偏。貧憂自於彼獨苦。我既不樂施。以益彼不足。又不能崇儉。以惜己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

范忠宣公純仁平生自奉養無重肉。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為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宅。售妓女。以償平生所不足者。如白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芋。躬紡績以為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祠。

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為褌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王起敷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吞老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不能搏節稍豐則飫及狗彘及歎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菓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蓄時園之所生是以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已足但家無鹽井耳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弊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為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問子韶此其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麼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為鄙吝以我為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為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笑

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卒以致富索龔好學不應辟命棄眾人所收收眾人所棄卒以成德趙盾晉卿而食魚飧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噉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至有饑寒之患貪棼之恥乎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於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醉飽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為何市人不能答

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

李沆性直諫寡言笑時以為無口貌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

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訪隘為大祝廳事，已寬矣。齊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嘗進饘，燕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皂莢，以餘灑授左右曰：「此可更用。」

黃庭堅集云：余謫宜州，宿於城南所僦舍。雖上雨旁風，市聲喧囂，人不堪其憂。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可無處耶？夫方貴而逆思爵祿之去時，既貴而追思夫農桑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有餘於後人，便有不足於今日。善乎楊襄毅公父瞻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非是父不生，是子矣。」

高宗紹興十三年，行郊禮，進呈宿齋望祭青城幕。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人力。」所有宿齋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大。有司簡舊典，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不事此也，為主若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意。」

唐初公主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為限。或言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吾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知儉嗇耳。

寇萊公少富貴。喜劇飲。每宴客。多閤扉脫驂。在鄧州。不點油燈。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二人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衍壽考終吉。準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恐亦豪侈之報也。

呂公著當李文靖公東政時。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不知也。既去。問書鋪家。知是呂延平。乃共驚嘆。

馬亮典金陵。於牙城艮隅。掘地求數百斤。鬻之以備供帳。其地乃偽國德昌宮。遺此鉛華之灰積也。李氏區區據江表。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國祚永長。其可得耶。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建義旗十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若此。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以踰此。即命史書於冊。

韋賢至延州見弟孝寬寬以所乘馬與之賢惡其華飾笑謂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同出不與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

宗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常曰君父方卧薪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

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緣不儉宮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遊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為清白士也不亦可哉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置其中汲水供飲李昌巖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妝錦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遞虞孝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稚舒冬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速成味美符朗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頤為襄州日